

四季歌

孙殿成

媳妇不待春生搭腔，先接话。

“赖账！你说爸爸回来就给我买，又说话不算数！”当当大喊。

“好，买买买！你个皮孩子，看电视离那么近，不怕眼睛近视啊！”

春生憋不住，笑出声。

媳妇看见，回过头对春生：“笑笑笑，告诉你，要是你在外头动花心，忘了俺娘俩，俺指死你。”春生媳妇说，真把手放到春生脖子上。

“在我心中，你就是仙女！”

春生攥住媳妇的小手，不再撒开。

夏

多年前，一纸调令，于洋去往邻省任职，舍下爱妻独留县城。新岗位工作繁忙，加上千里相隔，于洋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爱妻自然孤寂落寞。

于洋收到微信，字字读罢，心中不由五味杂陈，只觉得双眼有些模糊。他一声轻叹，手指灵动，立刻拨通了爱妻的号码……

秋

深秋时节，骤雨轻狂，县城笼罩在烟雨里，街上的行人变得稀少。十字街头的雕塑，就像退潮后裸露的礁石，孤零零立在那里，呈现出孤独无助的景象。

雕塑不远的公路边，泊了一辆三轮助力车，车旁，是一对楚楚可怜的残疾人。男子，一条袖子空空，因为漫透雨，袖筒变成晃动的布片；女子身体矮小，一边肩膀驼起，身体严重畸形。

想到这儿，于洋决定逗一下爱妻，他手指灵动，一副联语跃上机屏：‘风雨双燕，舍却独立人，落款是：夫于洋。’

于洋故意避开相思之情，却似质问埋怨爱妻，为何联句中少了个‘人’字，莫非你已双

燕双飞，从此可就不要我了？！

千里之外，爱妻收到微信，打开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心想：自己本是一时疏忽，却被人误会，这可如何是好？细细思量之后，她莞尔一笑，计上心来，当即给于洋回眸一副，联道：窗外有燕舞，身边少人眼。

于洋收到微信，字字读罢，心中不由五味杂陈，他仿佛一下听到了爱妻的啜泣声，她站到驼肩女子身后，用双手举起雨伞，为二人遮起了一片天。

三双目光交汇到一起，碰撞出一串幸福的火花。

就在这时，小姑娘的头顶撑起一把蓝色的雨伞，这是一位中年大妈，她的伞往前举，自己的身体却暴露到秋雨中。

大妈身后的粉色雨伞举起，又遮起了一片天……

两位年轻人跑来，他们挤到车边，不由分说，伏身下车，抢过了扳手。

一把把五颜六色的雨伞在这里聚拢，一时间，一幅奇景重现街头，五颜六色的雨伞，盛开出一枝美丽的花。

三轮车启动。美丽的花朵化作七彩的花瓣，飘向四面八方。

的衣衫湿透，紧贴到她的脊背上。

男子焦急地忙碌着，他的手忙活一阵，就扔掉扳手，扯起空着的衣袖，擦拭脸上流淌的雨水，可是，链条却始终不能固定到合适的位置。

忽然，男子觉得头顶的雨停了，他扭头去看，只见一把橘色的雨伞立在了高处。

是一位陌生的小姑娘，她站到驼肩女子身后，用双手举起雨伞，为二人遮起了一片天。

三双目光交汇到一起，碰撞出一串幸福的火花。

就在这时，小姑娘的头顶撑起一把蓝色的雨伞，这是一位中年大妈，她的伞往前举，自己的身体却暴露到秋雨中。

大妈身后的粉色雨伞举起，又遮起了一片天……

两位年轻人跑来，他们挤到车边，不由分说，伏身下车，抢过了扳手。

一把把五颜六色的雨伞在这里聚拢，一时间，一幅奇景重现街头，五颜六色的雨伞，盛开出一枝美丽的花。

三轮车启动。美丽的花朵化作七彩的花瓣，飘向四面八方。

冬

大雪飘飘，落个不停，世界被染成白色，白色的光华透着耀眼，夜幕也就收敛了漆黑。

老党员龙大妈睡不着，天将亮她就起床，她用一根红绳带扎住羽绒服的臃肿，拉开了房门。

天井里的积雪挺厚，没过脚腕，龙大妈小心地走到敞棚，扛上铁锹，跨上土筐，出了家门。

大街上很静，嗖嗖的寒风像刀片，刮到脸上生疼。这样的天气，没有急事，谁舍得离开自己的热被窝啊？

一串深深的脚印被龙大妈拖曳着出了村，到了离村不远的石拱桥边停了下来。

石拱桥拖曳着的柏油路贯通南北，路上的积雪已经被驶过的车辆轧实，桥头坡道上，结了一层明晃晃的冰凌，轮胎滑行留下的痕迹，看上去就像窗上的冰凌花。

龙大妈铁锨拄地，身体前倾，一耸一耸步上桥旁的高岗，她找到白天取土留下的沙窝，便甩开膀子忙活起来。

龙大妈将一筐筐沙土提到路边，一把一把撒到明亮亮的坡道上，玻璃一样的路面一截一截被沙土覆盖。

一辆辆洁白的小汽车，晃着刺眼的车灯驶来，驶到龙大妈身边停住，车玻璃落下，一位年轻人探出身，他手握一张百元纸币来到龙大妈面前，龙大妈见状，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

“你这……”

“给你啊，你一大早来撒土，不给我钱让我走吗？”年轻人说。

“孩子，这……不要钱。”龙大妈说。

“不要钱？不要钱你来受这罪干嘛！”

龙大妈瞪了年轻人一眼，轻轻一叹，转身就走，走了两步，龙大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年轻人说：“说的这叫啥话，打从入党那天起，俺就没觉得这是受罪。”

龙大妈的话，不知年轻人听见没有。

进入五月，百花凋零，虽然枝头长满绿叶和青果，但还是让人感觉寂寥。当然也有例外，你看这边的石榴树，就像炫丽一样开满了火红的花朵。“游蜂错认枝头火，忙鹊烹风过短墙。”看从古至今，人们是公认了石榴花像火把一样的形象。每看到石榴树，我就像见到故友一样亲切逼真。

老家院子里北屋窗前有一株石榴树，忘记是哪一年种的，印象里就是她蓬蓬勃勃一大丛把整个窗子遮得严严实实的样子。石榴树是父亲种的，母亲戏称父亲是水命，种啥都能活。每年入夏，她先是长满碧绿的像水草一样细长的叶子，然后开出无数红红的花朵。花萼厚厚的，就像打了蜡一样艳丽欲滴，花瓣瓣瓣的，像碧根炒一样玲珑，像舞动的火焰一样灵动，花瓣那么多，好像从花萼的喇叭口挤出来一样。有风起的时候，绿叶翻卷着细浪，那些花儿就像星火一样闪烁明灭，煞是好看。

美中不足的是我家的石榴树只开花不结果，家人都叫它的花为“谎花”。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对它的喜爱。农家院里讲究实用，也崇尚淳朴的美。桃树和杏树可以结果实不必说，榆钱可以蒸糕，槐米可以入药卖钱，石榴树则只供观赏目。

鸡鸭可以下蛋，猪可以卖钱，可以积肥，狗可以看家，猫可以捉老鼠，而燕子不但不能给家里带来实惠，而且还总是在地上抛一块一坨的屎，但这也妨碍家里人每到初春总是盼望盼月亮般地盼着它早日飞回来。

石榴树把整个窗户遮住，在三伏天，它把一窗清凉和斑驳的影子投在窗前母亲的缝纫机上。它和院门、窗户正好处于院子的中轴线上，从窗户看大门一览无余，甚至能看到外面大道上。石榴树就像一盏绿色的屏风，又像城市居民家门上的楚国，里面的人看外面清清楚楚，外面的人却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嘻嘻嘻……”当竹仗声在门口响起，缝纫机前的母亲起身抬手，这时白须白发睡眼花花的声音也传过来了：“大嫂子在家吗？算个窝窝头吃吧。”母亲赶紧放下手里的衣服，取下挂在梁上的干粮袋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白面馍往外走。又有脚步声响起，母亲起身再看，原来也是收槐米的小贩，他在门口立定冲

一棵花石榴树

路秀华

着屋里的喊：“大嫂子，你家槐米卖不卖？”

读初二那年初夏，我在学校突然发起高烧，那时同学有生麻疹的，我就核“造返”回家。回家后母亲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她说彦子已经生出来了放心吧，在家隔离几天就没事了。母亲安置好我以后，立马在石榴树显眼的地方系了红绳。我不解其意，直到后来某一天来了个串乡的小贩，他边跟母亲说话边往院里走，可一看到树上的红绳子立即收住了脚步，问母亲：“大嫂子这是家里有孩子生彦子吗？那我就不进去了。”事后我同母亲才明白，原来这是乡里的风俗，家里有孩子生彦子就在树上系红绳，人家看见就不来串门了。

窗下母亲的缝纫机临时做了我的课桌，每当我看书累了就抬头看看窗外的石榴树，它好像明白我的意思一样，细长的叶子和火红的花朵便在风中招曳舞蹈。隔着窗子看不过瘾，我就去院子里给石榴树捉尺蠖，这家伙长得丑极了，我不敢用手捏，得得拿棍儿把它挑下来，它从不会轻易就范，就像面条一样明明身子挑起来了，可头尾还像胶水一样死死贴在叶片上。有时候怕我闷了，父亲还陪我下军棋，下了那么多盘我只赢了一回，开心得不得了，现在想来恐怕那次也是父亲故意让我的。温习温习功课、嗅嗅石榴花、捉捉尺蠖、下下棋、看看电视，我的隔离期就这样很快在轻松愉快中结束了，返校后正赶上期末还是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比上次进步了，同学们都跟我开玩笑：“你到底是生病还是假生病？”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老家的石榴树就是普天下石榴树的样子，直到我自己成家在小院里也种了一棵石榴树后，才明白原来石榴树也有好多种。我新买的这棵据说叫“金太阳”，枝上满是坚硬的刺，而我老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枝上光滑得很；我新买的这棵花儿是单瓣的，而老家那棵是复瓣的；新买的这棵是果石榴，结的石榴又大又甜，老家那棵是花石榴，只开谎花不结石榴。唯一一样的，是我把石榴树栽在冲着院门的北墙根下。老家给了叔公，没过几年，村里重新规划宅基地，石榴树砍了，老屋拆了，而我再也回不去了。



国画 张家敏

野鸽子

马爱忠

1 隔着半个春天
一只野鸽子在一棵柳树的枝条上做巢
柳叶一点点把鸽子累成绿色
2 划过明亮的车间窗子
夕阳透到平整的木板上
汗滴落下的时候，野鸽子正在柳树的巢穴里向这边张望着
3 山楂树花开时，那只野鸽子飞向天空
白云投下来，落在山楂树花里
蝴蝶扇动着翅膀，花香印在影子里
4 石榴花开了，红红的花瓣染了五月
芦苇又长高了些，那几只黑色的野鸽子也肥了
5 远在远方的路

1 头连着晨曦，一头系着夕阳
池塘中的红色鲤鱼，摇着柳树的影子
6 柳叶越来越长了，慢慢长成了一把柳剑
好几天没有看到那只野鸽子了
夕阳射进车间窗口的时候，我向那棵柳树遥望着
7 当我确定野鸽子巢散落树下的时候
我知道那只野鸽子和我一样，成了没家的孩子
8 在我走出厂区门口的时候
在天空，我看到了那只野鸽子，嘴里衔着一根小小的干枝子
它飞向车间外的那棵柳树
9 夕阳平铺在柏油路上，仿佛夜色从远方来

志 愿

冯志兰

“这个问题啊，往简单了说，就两个字——疫情，往复杂了说，那就真复杂了，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啊，这样吧，妈，我把我对党的认识的材料发给你，也等于我向你这党员妈妈汇报思想动态吧，呵呵。”

儿子振振有词：“党员就是一种荣誉，一种身份，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是不需要这种荣誉和身份的，我要的是技术，我干嘛非得和那些从事行政工作的同学去竞争入党呢？”

“逼空逼你，你这种想法就不对！”

“咋就不对了，凭我的能力，入党也能找到好的工作，也能发展得很好！”

方静赶紧阻止了他们的争吵，父子俩不欢而散，此后两人再也不谈论这个话题了。

方静等着儿子的电话，在客厅里来回踱着，在脑子里搜寻着儿子的变化轨迹。对了，最近一年儿子的朋友圈有些变化了，以前都是以调侃的方式发视频、培训、游戏等信息，近来发了一些正能量、主旋律的文章。建党节时，他转的是《今天，为中国共产党打个广告》，自己加的注释是“不忘初心”，国庆节时，转的是《今天是你的生日，让我来谢谢你》。

手机铃声打断了方静的思绪，她揶揄着儿子：“你是真想入党了？你爸爸和我说过，即使你是我们的儿子，在入党问题上也绝不会勉强你，只有你自己从内心真正愿意了才行，你不会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为了让你爸爸高兴才这样做的吧？”

儿子笑了，“放心吧，老妈，虽然我还没入党，但我知道入党誓词里的第一句话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志愿，是有志于并愿，是自觉自愿！”

“那你是怎么转过弯儿的？”

切实感受到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美好。

两次社会实践，让儿子切实感受到了乡镇的发展和变化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政府和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在创业者遇到困难时给予大力支持，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人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当班长后，儿子有机会在新的角度看到了更多的现象和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儿子说，感觉最触动他内心的，是在负责班级的贫困生助学金发放工作时，那几位非常优秀的同学家庭条件非常困难，他们顶着经济压力，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拿到了学习优秀奖学金。在佩服他们的同时，儿子感慨：是党和学校给予了他们帮助，让他们有机会来拼搏，来奋斗，才能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为学校争光，为国家做贡献。

“做信息技术的人真的不需要入党吗？”儿子列举了前几年奇虎360与腾讯的互联网之战，指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从而将用户的电脑演变成他们的战场。“所以，在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和历史的同时，我也越发感到，自己不应该做没有主见、没有目的的技术人员，应该有思想、有抱负、有信仰。”

儿子在材料中特别指出了爸爸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乡镇干部对他的影响，方静读着，往事历历在目。

方静的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名乡镇干部，做的都是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工作，催缴提留、计划生育、挖沟清淤、果树测产、黄河滩区村庄搬迁等，田间地头，果树林、黄河滩都有他们的身影。记得有一次为了堵流水失控的

口子，作为现场最大领导的他，明知自己感冒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得第一个跳了下去，别的干部也大多跟着跳了下去。回家后，成了病毒性感冒，而且病毒侵犯了三叉神经，导致口眼歪斜，贴膏药，扎针灸，喝中药，折腾了大半年，又去济南多次才勉强看不出空嘴。

儿子说，真正让他彻底改变思想的，是当前的疫情。方静继续往下看：通过这场疫情，全世界都认识了中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政体制度的缺陷。只有生活在中国，才最安全，最幸福。如《中国纪检监察报》上的《抗疫斗争是制度优势最直接的证明》这篇文章所说，“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从一开始就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实现了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所以，我要坚决加入。

最后，儿子是这样说的：“父亲曾教育我，不要只想着以后赚多少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之前不是很赞成，在经历这些事以后我真正理解了，我不应该做一个只想着赚钱的机器，我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我希望身边不再有人受到贫困的影响，我希望以后自己做出来的产品是对人民有益的，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在良好的环境下学习成长。党员不是一种荣誉和找工作的筹码，而是应该遵守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战士。所以我这次郑重的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看到这里，方静彻底理解了儿子，是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儿子志愿加入的。